



书本里的丝绸之路

漫笔生花写丝路

□ 柴剑虹



金塔寺丹霞赤壁 于汐

杨文远先生将他多年从事丝路文化传播与研究的笔耕之作，厘为史话、城邑、关城、遗韵、身影、行吟六编，结集出版，我以为并非只是应时之需，而是生动、详尽地阐释古今丝路，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长久的参考意义，可谓漫笔生彩、锦上添花之举，深得吾心，故应作者之邀，不揣浅陋，勉力撰此短文以为代序。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由中、外先民共同创造并得到世界认同的历史名称，具有极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诚如本套书集140多篇文章所述，无论经贸通商、文化交融、人员来往，以及城池关隘、烽火烟云、古道行吟，乃至现代当代的利用、开放、弘扬，其核心是各色人等，其本质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积累，是亚、欧、非洲乃至全球的命运共同体。对此，本书作者在多年关注、考察和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拓宽眼界，将陆地的西北、西南通道，扩展至海上交通，并联结起我国疆域内广袤西域、东南、

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采撷更多的文物遗址与人物事迹，融合他自己多年行走丝路古道的思考和感悟，用广大读者便于阅读理解的散文随笔式的简洁文字加以叙述和诠释，使内容更为丰富，达到漫笔生花的目的。

正因为“人”是丝路文化形成、发展、传承的核心，所以我特别关注“丝路身影”中对从张骞到左宗棠等18位人物的叙写。该编以开路先锋张骞起篇，续写史学名家、拓疆卫士战神、和亲公主、帝王、书法宗师、取经译经大师、边塞诗人等，虽然皆系学界熟悉的名人，但将他们置于丝绸之路这一令人瞩目的宏大背景之中，就具备了特别的含义。如书法宗师张芝、索靖，虽然他们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众所周知，但他们的书法造诣和丝路明珠敦煌的血肉关联却少有人论及。记得还是多年前，导师启功先生应我朋友之请，为新疆成立“西域书画社”题诗云：“汉晋论书派，西陲擅胜场。张

芝与索靖，江表逊遗芳。”这才启示我关注到这个问题，而本编所叙又增添了相关的知识。又如公元4世纪末动身经丝路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他的《佛国记》在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并不亚于玄奘，本书文章在引用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法显西行述论》的评价后指出：“法显对中西交通的最大贡献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法显既是我国历史上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又是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应该也是颇有见地的。再如隋炀帝经略西域的事迹，虽有史籍记载，但过去少有人详论细析，我本人也只是在关注敦煌文化艺术的过程中，观赏了舞剧《丝路花雨》中展演公元7世纪初张掖的27国贸易大会璀璨场景，才开始认识到：从秦始皇到清朝的宣统帝，隋炀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不因战争目的而到河西走廊的帝王，也曾在拙作中提及此点；本编该篇对此的叙论则较为翔实，说明骂名甚著的

隋炀帝在丝路史上发挥的“正能量”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我本人也是阅读、写作散文的一个爱好者，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几十年的练笔过程中，慢慢领会现当代文艺理论中“形散神不散”“形散神聚”的散文写作要旨，觉得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提出的“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确实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其中的关键就是对“形”“神”关系的把握。杨文远先生自道：他漫笔写丝路，力图注重历史性、知识性、可读性，力求将丝路文化描写得更朴素、更知性、更接地气。我以为这正是他这些短篇散文的“凝神”之处。至于何为“丝路之‘神’”？本书还有哪些可补充、发挥、提炼或改进之处？自然也要请读者朋友见仁见智地去领悟一番了。

（《行走丝绸之路》文化丛书，杨文远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系丛书的序言，有删节）



祁连山草原 吴玮

凉州的方言

□ 徐兆寿

以前，每次回老家凉州，我都觉得这座古老的小城荒凉、落后、保守，一点都不现代化。我老家的同学、朋友满口都是土得掉渣的凉州话。凉州话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偶尔去山西大同一带，能听到相似的口音，可能是北魏时从凉州迁去的3万户十几万人的遗韵。再就是去新疆，在辽阔的北疆，你总是能听到周围有说凉州方言的人。但这些声音都是散落在各处，没有聚成一个区域。从小说惯了凉州话的人来讲，方言是很难改变的。舌头不仅宽了，还直了，就与凉州大地一样宽广，与白杨树一样笔直。我们不大会说儿化音，因为舌头不习惯弯曲。我们说话时是从丹田发力，而别人是用嗓子和自然的气息说话。我们学着别人说话，发现声音就不是自己的了。主要原因是我们前后鼻韵不分。你听东北人和北京人说话，特别快，很多卷舌音，而凉州人是说不快的，能说快的凉州话就不是丹田发力。久而久之，我们凉州人的舌头就对卷翘生分了，声音变得直直的、平平的。

对于我们这些说了几十年凉州话的人来讲，方言是很难改变的。舌头不仅宽了，还直了，就与凉州大地一样宽广，与白杨树一样笔直。我们不大会说儿化音，因为舌头不习惯弯曲。我们说话时是从丹田发力，而别人是用嗓子和自然的气息说话。我们学着别人说话，发现声音就不是自己的了。主要原因是我们前后鼻韵不分。你听东北人和北京人说话，特别快，很多卷舌音，而凉州人是说不快的，能说快的凉州话就不是丹田发力。久而久之，我们凉州人的舌头就对卷翘生分了，声音变得直直的、平平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凉州话是这

样一种说话方式，恨不得全身发力，声音很大……我想，这与我们那片土地有关。18岁之前，我只看到辽阔的平原，无边无际，目光无论如何都到达不了它的边界。只有西南方，是遥远的祁连山，据说要走很远才能到达它的脚下。18岁那年，我坐车去拜谒了祁连山，我看到更为无穷的远方。所以，大多数凉州人就是在这样的平原上耕作、生活、说话的。

小时候，我们在村子南边玩，母亲把饭做熟后，就站在家门口喊我们的名字，几百米外都能听到。我们立刻就出现在母亲的视野里。母亲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就这样喊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的声音也就大了。在凉州城里生活的人们，虽然不像在乡村里那样说话，声音变得柔和了，但声音依然很大，舌头依然很直。

声音是另一种心相，另一种面相。凉州话也同凉州的大地一样，宽且直，不会变通。我与很多人交流过

这个话题。他们说，你们凉州人最早是过着游牧生活，自古就是畜牧甲天下，后来又是大片的农田，所谓金张掖银武威，不缺吃不缺穿，所以百姓安居乐业，自以为是天下最好的地方，心里是踏实的；二是凉州人基本上不流动，所以语言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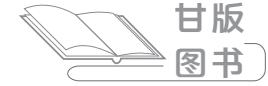
后来我研究伏羲文化，发现祁连山乃伏羲八卦中的乾山，昆仑山乃坤山，当金山乃兑金山。这里曾经生活过的古羌人、月氏人、匈奴人有着共同的特征，因为这里在西方，五行属金，气候寒冷，所以汉代时把这里命名为凉州。

当我发现古人的智慧后，对凉州便有了另一种认识。从那以后，我回到凉州，看见的都是凉州的好。那方言成了世上绝美的语言。这里的人还保持着古老的人间情谊，还乎自身的行为受到邻居、乡村和社会的评判，还守护着古老的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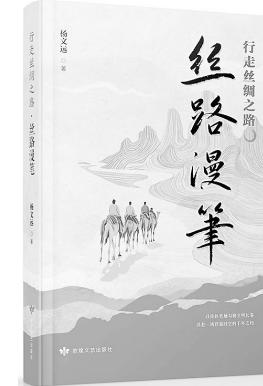
早晨起来，我在这座城市里漫步，阳光是那样地明媚，人们悠闲地坐在街边吃面皮子和米汤油馓子的情景恍若隔世。晚上，我在大街上行走，想象着年轻时骑自行车半个小时从东走到西。城市在扩大，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它很适宜人居住。我的兄弟们还在家里规矩地做饭，我的父亲还被他们用心地赡养。他们忍耐、牺牲、宽容、负重前行。

我爱凉州这座小城。它有情有义，它阳光温暖，它有根有脉。

（摘自《人民日报》2025年8月25日）



甘版 图书



在浩如烟海的明代档案中，一宗尘封数百年的军事名册——“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经由作家、文史学者刘润和细心整理与校注，终以《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这部厚重之作，聚焦平凉卫、甘州中护卫、安东中护卫等与今日甘肃渊源深厚的卫所，收录千余名武官档案，不仅为研究明代卫所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的核心史料，更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明代西北地区社会结构、人口迁移、军事活动乃至文化交融的历史密钥。

梁志胜教授指出，卫所制度是理解明清地方社会的关键点之一。陕西都司地处西北前沿，肩负拱卫京畿、连接西域、屏藩河西的重任，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本书系统整理校注的九卫武职选簿，正是研究这一制度在西北具体实践的权威档案。刘润和的校注工作，化艰涩为清晰，变零散为系统，使其成为学界和关心西北历史文化的读者可信赖的文本基础。

不同于正史的宏大叙事，武职选簿以个体军官的生命历程为我们勾勒出明代西北战争的微观图景。翻阅这些档案，仿佛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回荡在陇山陇水之间。从席卷全国的“靖难之役”到地方性的“开荒川之战”，从震动朝野的“宣德之叛”到持续数年的“宁夏之役”，乃至无数史书失载的边塞冲突，都通过亲历武官的升迁、降职、受赏、获罪等记录得以生动再现。这些来自甘肃大地上的具体坐标和个体命运，共同编织出一幅明代西北边疆充满张力与变数的战争画卷，也深刻反映了明廷与周边政权复杂关系的变迁。

明初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深刻改变了西北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面貌，而卫所驻军及其家属是其中最稳定、最具组织性的移民群体。选簿清晰地揭示，在陕西都司（尤其是与甘肃相关的卫所）中，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北直隶（今北京、天津、河北）等核心区域的武官比例极高。这些军户一经定居，便成为驻地的永久居民，“战时执戟，平时秉耒”，肩负着戍边与屯垦的双重使命。选簿中关于屯田分地、子粒征收、军户管理的记载，正是卫所“兵农合一”制度的直接体现。来自南方的官兵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与当地居民及“达官”群体在长期的共处、交流甚至通婚中不断融合。这种深层次的互动，对于稳定甘肃等西北边疆、推动当地经济开发（特别是屯垦农业的推广）、促进区域社会整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卫所是明代塑造今日甘肃人口分布、村镇格局乃至部分文化特质的重要源头之一。

相较于地方志的简略和民间族谱可能存在的攀附、避讳与失真，武职选簿作为官方档案，提供了更为连续、准确、详尽的家族谱系信息。它详细记载了武官家族数代乃至十数代人的世袭脉络，为研究明清甘肃地区众多家族（尤其是军户后裔）的起源、发展、兴衰及其与卫所制度的共生关系，奠定了史实基础。

大规模、持续性的军事移民，本身

就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强大载体。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兵及其眷属长期驻守在甘肃各地，必然将其原籍的方言、饮食、居住形式、服饰习俗等带入当地。卫所作为一个相对封闭又高度组织化的社区，其内部的通婚、日常交往、公共活动（如卫学、祭祀），都在不断促进着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卫所军屯对甘肃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大片土地被开垦为农田，稳定的农耕生活逐渐改变着部分地区的传统面貌。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渐趋稳定，卫所内部及周边地区“尚武”之风也逐渐向“崇文”转化，卫学的设立、武官家族子弟追求科举功名的努力，均是这种转变的征兆。

总之，《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的出版，是校注者倾注心血的学术结晶。对于甘肃而言，这部著作让我们得以触摸战争的真实肌理；通过亲历者的记录，感受金城边塞曾经的烽火岁月；追溯移民的坚实足迹；理解卫所军户如何成为塑造当地人口与社会的重要基石；厘清家族的生命年轮；获取超越方志族谱的、关于陇右众多家族源流的精准信史；探寻文化的深层密码；洞察军事移民对甘肃地域文化持久而深刻的塑造力。

（《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刘润和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社科编辑部主任）

评论集《西部长篇小说研究》出版

近日，杨光祖的新著《西部长篇小说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作者的第10部文学评论集，收录文章25篇，聚焦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特征与艺术成就，并入选甘肃省艺术基金2024年度资助项目。

20多年来，杨光祖深耕当代文学，他因犀利的批评，敏锐的直觉，深刻的思考，被称为直派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光祖生长于西部，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对西部文学的思考，从《西部文学论稿》《现代性的颤栗：在文学与电影之间》，一直到《西部长篇小说研究》，是他着力较深的领域。

杨光祖坚持“知人论世”，在深

入文本肌理的同时，注重对西部重要作家及甘肃本土代表性作家的成长经历、精神品格与时代背景、创作实践相结合，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与审美鉴赏力，穿透表象，呈现精辟独到的批评见解。他的学术眼光极具世界性，他融通中外文艺理论，为地域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此外，《西部长篇小说研究》聚焦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通过对西部著名作家文本的分析，深度挖掘西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质，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独特价值，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书写提供了“西部经验”。（王郡）

《厚土回响——张龙宁音乐作品专辑》出版

近日，音像电子出版物《厚土回响——张龙宁音乐作品专辑》，由读者传媒甘肃飞天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龙宁长期扎根陇东黄土塬，深爱着脚下那厚重的土地和诞生于这片土地上的陇东民歌。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陇东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创作、改编了大量的宣传庆阳、弘扬陇东文化的声乐和器乐作品，曾经制作完成《乡音

乡情》《陇东民歌MV专辑》、《红色南梁》《陇东情》庆阳民歌专辑，2024年以来还策划出版了《陇东民歌精选作品赏析与范唱》《陇东民间器乐作品集》等，这些作品的出版对促进当地文旅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此次出版的音像电子专辑收录了他为家乡创作的《千年庆阳》《香约庆阳》《石语千年》《剪云裳》《让我们挽起臂膀》等8首优秀歌曲。（崔学富）